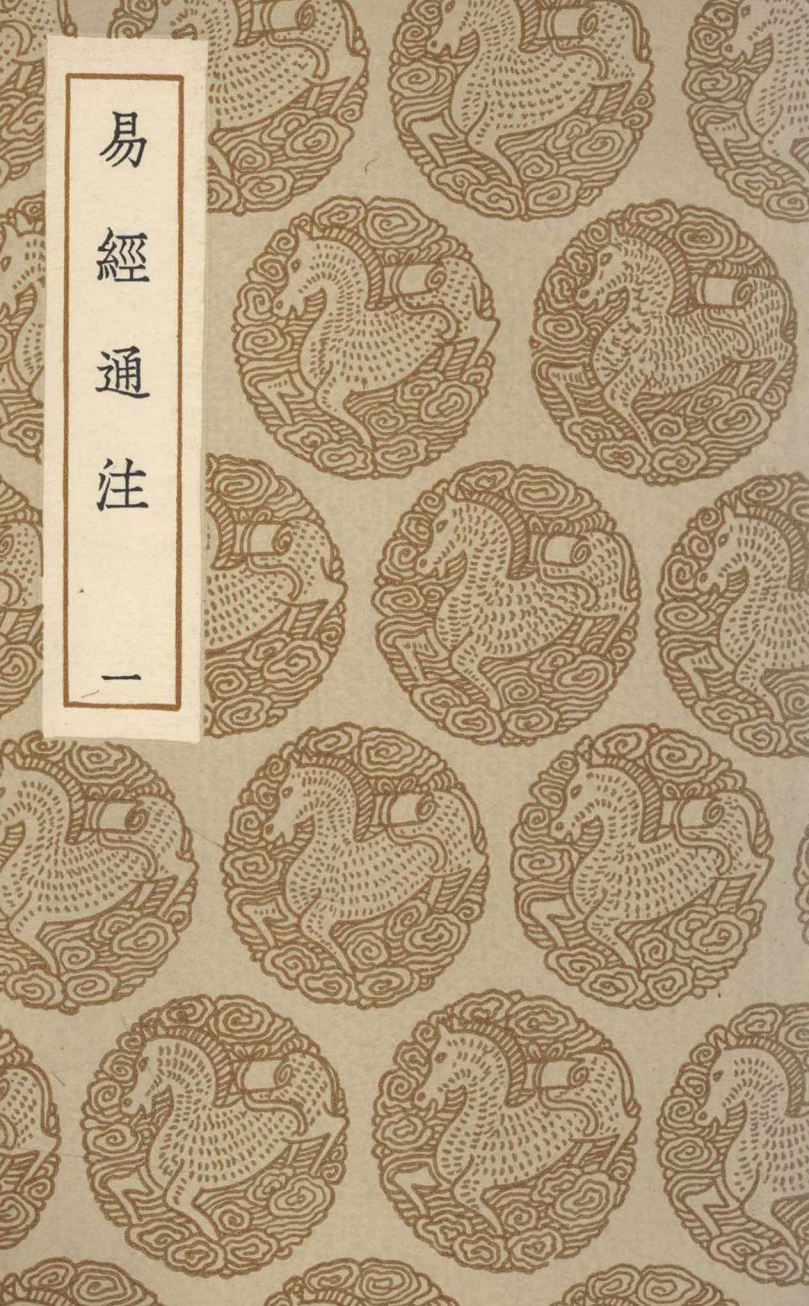


易經通注
一





注 通 經 易

(一)

撰 榮 本 曹 漸 以 傳

易經通注表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一級臣傅以漸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一級臣曹本榮恭承敕諭纂修易經今已成書謹奉表上進者臣以漸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六經皆治世之書作述既垂於往哲一畫最先天之祕表章尤貴乎熙朝唯其妙貫乎天人是用精探乎幽渺業資四聖實造化之玄關道歷羣儒殆源流之奧府聖人以之開物成務學者以之致遠鉤深包羅天地之神奇囊括陰陽之變態於吉凶悔吝之理洞若秋毫知進退存亡之幾捷於桴鼓遠則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天道遠而無不可明人事紛而悉有可據顧前人窮理盡性原昭昭揭日月而行柰後學觀象玩占每偃偃同幽室之步苟非博採章句櫟括義疏會異旨於同原立片言以居要卽枝葉而究其根柢棄糟粕而尋彼玄珠何以使大義炳如日星深著乎性命之理來學升其堂奧不疑爲卜筮之資然則讎校繆譌貫穿同異必有待於乘六御天之主始足垂爲函三得道之書則專欽仰乎今日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通德類情顯仁藏用中正觀天下皇哉天子之龍飛和平感人心允矣大人之虎變乙夜之觀萬卷奎壁弘開三苗之格兩階海山效順煥大文於經天緯地知帝王之絕

異儒生。彙衆理於諸子百家。陋古后之專言圖讖。凡屬先民正學。悉垂昭代鴻編。況大易之全書。尤六經之奧旨。儒者研硃而莫究。枉飛露於華箋。博士皓首以難窮。還叢芸於渠閣。卽考注疏於王孔。未續微言。幸遵傳義於程朱。妙窺真際。猶恐百家爭喙。或多榛蕪之譏。兼之俗說流傳。不少豕魚之誤。用是渙啓宸斷。俾之修輯成書。撮要刪繁。博選諸家之箋注。要終原始。獨探至理之要歸。固將沿流以溯源。抑且得一代貫萬。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參悟當在文字之先。而因經成傳。因傳成文。啓蒙不出詮解之外。誠一代尊經之表的。更大道接續之微機也。臣等學愧真儒。才慚都講。管窺蠡測。未悉理數之兩家。薪盡火傳。寧識南北之二派。祇以恭承敕命。俯竭顛愚。考訂不厭其再三。舛譌或去其一二。仰資睿鑒。乃垂金石而不磨。允協昌期。如覩龍馬之復出。伏願天行時健。盛德日新。在上有教思容保之功。在下有遷善改過之實。君子之道日長。聖人之教常明。大啓儒宗。用繼淵源於孔子。丕躋治化。獲返醇悶於羲皇。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上進以聞。順治十五年冬十月 日臣以漸等謹上表

易經通注序

歲在丙申嘉平之望。臣與日講官臣本榮。恭承敕命。纂修易經。合注說傳義之紛綸多端者。採擇折衷。務令約而能該。詳而不複。簡切洞達。輯成一編。臣等竊歎皇上聰明天縱。固已探畫前之祕。猶復教天下以學易之法。何惓惓無窮也。臣智識弇淺。安能副皇上闡明四聖作述之心。顧自幼懷遵父師之訓。專以易經起家。得窺中祕書者又十餘年。所不辭固陋。輒搜取漢魏唐宋元明諸家刻本。涉獵商訂。寒暑弗間。凡二十閱月而採錄麤完。仰塵睿鑒。臣例有序弁首。夫易經者。聖人持世之書。非讖緯術數之書也。通經者帝王取士之法。非詩賦策論之法也。以三古之卦爻。流傳千載。而愈見其新。竭天下之聰穎。發揮奧妙。而難窮其趣。蓋天人共貫之學。理數兼該之妙。以爲易則百姓皆與其能。以爲難則士大夫反失其指。其故皆由於各成一家。而彼此不相通。經莫先於談理。乃不談有關治道之理。而談奇遁吐納之理。講說本義。姑爲舉業之資。青紫方拾。竟遊心於玄冥。甚至登壇高講。或偶拈章句。雜以釋道。或引證別卦。或亂竄繫辭。試清夜自揣。果能一卦如一句否。果能一部前後不相背戾否。臣謂虛字實字。俱當一一體勘。數聖人精思妙用。真一字增減不得。始成其爲天下第一書。則研理之難。難在精確。而廣大。易不止爲卜筮作。卽

卜筮可易言乎。不齋戒洗藏。則靈應不出。不光明正大。則貞悔不確。黃裳隨象。古人瞿然未敢當也。事吉則吉。事凶則凶。讀易而參之以二三之心。作事可知。卜筮亦可知矣。臣謂易經爲人事設也。談理之精。正以究事中之千態萬變。卽推天造。不墮空廓。則措諸實事之難。難在顯著而端方。況乎人情世故。練則愈熟。說書而不能達情。是視聖賢爲太不可及也。諸子百家。皆得聖人之一偏。誠能融會而統括之。則道終於貫。而人情世故。無不了了。何必輕舍舊業。而競好新聞。故不必詳列其誰氏之說。總期達乎經文而止。能專其情。乃謂合天下之情。夫以一人著。不如以天下著之爲大也。本義之未詳者。參以諸家之辨論。傳注之或漏者。發以文章之華茂。非後人之見解勝乎前人。則日積月累之研窮者極耳。故說書作文。不遵功令。卽神奇何益。是又範俗之不可已矣。且世之讀易者。臣惑焉。此爻彼爻。條好條醜。輒爲之強解曰。稽實待虛。存體應用。獨不思夫象與爻重。猶可言。爻與象重。不可言。與其重複。繫之何益。文言發乾坤之蘊。重而又重。又何貴乎詞之費也。臣謂大道無極。性靈日變。方見以爲如此。而又非如此。所可盡。文周不必襲伏羲之圖。孔子何必執文周之解。或因而暢達其旨。或轉而抑揚其機。層疊發揮。字字皆聖人之心髓。至於象與爻異。蓋全體分用。理固不同。履豫之五。噬嗑之四。豈不昭昭哉。序卦自當從兩卦之鬬筭合縫。

處爲之。雜卦自當從反對錯綜處求之。此則臣一得之愚也。雖不敢謂有當於殫心研究。融會貫通。析理精深。敷辭簡易之敕諭。而可以研理。可以措事。可以達情。可以範俗。可以免挂漏重複者。果當於睿慮之萬一。更懇欽賜嘉名。垂之永久。庶無負專敕臣等之意。臣等亦竊附名於不朽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加一級臣傅以漸謹序

敕大學士傅以漸日講官曹本榮

朕覽易經一書。義精而用溥。範圍天地萬物之理。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明永樂閒。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說。彙爲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竝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爾等殫心研究。融會貫通。析理精深。敷辭顯易。務約而能該。詳而不複。使義經奧旨。炳若日星。以稱朕闡明四聖作述至意。欽哉。故敕。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易經通注卷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一級臣傅以漸
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一級臣曹本榮

奉敕撰定

上經

因河圖而畫卦先成三畫八卦復成六畫六十四卦者伏義也卦下各繫之以彖辭者文王也爻下各繫之以象辭者周公也彖傳上象傳下象傳上文言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謂之十翼皆孔子所作也天地定位故上經首乾次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恆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三三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維天之命萬古不息故爲乾人得此乾何所施而不通 初九潛

龍勿用 卦之下爻爲初陽爲九陰爲六乾道剛健之體能變能化象之曰 龍但時當在下有聖人之德而居側陋之地豈可輕出以求用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于物故雖未得位而大人

之德已著君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精力有餘以人事成天地之功民皆宜見之 乾而又乾終日不息即夕或无事仍此戰兢不寧故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滋味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時當改革。而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向背之關。皆須詳審。是安其

身而後動者。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以剛健中正之德。而居天子之位。教化大行。澤及天下矣。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于上。動必有悔。

何冒進之咎。

亦時之不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卦純陽。坤卦純陰。然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故必用九用六。而剛柔乃不至于偏。聖人備天道于一身。能潛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亢。剛而能柔。斯謂真剛。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彖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卦下之辭爲家。夫子從而釋之。謂之彖傳。皆所以言一卦之大旨也。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四德尤莫大于元。眞陽一點。不落五行二氣之中。性命太和。包括其域。直

先聖人而立生。天地之根。天下萬物。從此託始。所以亨者。天之發用。利者。天之成實。貞者。天之歸結。无不本此一元。是元能統乎天德之始終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乾之亨也。雲雨。其元氣之蓄極必流者。

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潛見惕躍飛亢。即用人行政。在在皆有緩急可否。悉心斟酌。必合乎乾

道所當然。惟統天斯能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自夏徂秋。乾道由變而化。萬

此聖人體元以亨天下也。

物所得之性命。大小高下。莫不分明而整齊。性命中之太和。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于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物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

又莫不翕聚而飽滿。吾之所以知天道之利貞者。蓋以此爾。

和也。此聖人體元以利貞天下也。傳中文義。有非文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此大象傳也。六十四卦皆用以字。示萬世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

學易之準也。凡重卦皆取重義。乾獨不然。

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乾道在我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爲小象傳。陽謂九。下謂潛。君子處危之時也。

見龍在田。德

施普也。

見于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重復踐行。莫非乾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居天位。行天道。所造乎天下者大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天道忌盈。人道惡盈。不盈則處亢之道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陽剛不可爲物先。故六爻皆變而吉。

文言曰。元者。

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此章言元亨利貞。皆性中所自有。君子則能盡其性者。天人之所以合一也。

元。于時爲春。于人則爲仁。生生大德。統衆善。亨。于時爲夏。于人則爲禮。三千三百。藏于无體。利。于時爲秋。于人則爲義。區處截然。不相陵犯。而不見其苦。貞。于時爲冬。于人則爲智。靜正不搖。萬事萬變。莫不根柢于此焉。

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四德雖盡人而具。而盡性者惟君子。君子者。有自彊不息之功者也。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直掣制作之

原。豈有不恰合乎禮者。物各有宜。而物宜之本在心。使物各得其利。在其干變不齊。均平无不浹洽。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故足以爲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

至健。无以行此。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此第一節申象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

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

德也。凡悶者氣有所鬱而不自達之義。聖人萬物一體。即在下位。此心未嘗不流行于天地之間。豈石隱者所能哉。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行。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以龍德而處正中。非潛非躍。似

乎別有神奇。不知聖人所致身者。止脩其庸言庸行而已。常言亦信。常行亦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閑邪則誠自存。无敦亦保之心也。誠之純粹者。善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善之普被者。德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究之庸言庸行之道。本當如此。而非作意于其間。雖非君位。君之德也。釋大人之爲九二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

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大臣處危疑之地。將何爲哉。惟有進德脩業而已。忠信則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日新又新。无所容其懈惰。脩辭立其誠。以實言爲實行。精神更无走作。

至業而始脩。直圖所以居業者。即此內外皆誠。毫无可加日至。確不可易。日終而危微分辨之初。曰幾。其事物各有裁制曰義。知至而必至之。實心統貫。幾來湊我。如此方是忠信。方是進德。知終而必終之。實事擔當。義由我定。如此方是立誠。方是脩業。去驕憂之根。而乾惕之精神。自因時而露。進脩之所以无窮極也。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

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人惟自信不真。不得不周旋于形迹之間。四之位可上可下。而非爲邪。四之身若進若退。而又非離羣。蓋德已進業已脩。自信此心純爲天下。非爲一己。但不敢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耳。九五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類莫不歸仰。聲氣之通。水火之因。龍虎之從。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時乘御天。萬國咸寧。理則然。

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又何疑于人物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時處其亢。凡物皆不可據爲己有矣。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前皆發明各爻之德。此則以其人而言之。潛龍者。在下之人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雖非不足于飛。而時則在田。未爲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脩業。本天行以爲行之時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未遽有爲。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以治下。

亢龍

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故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也。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

此又就氣運而言之。潛龍者。上古之醇風。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文明者。中之景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無時不謹者。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

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聖人皆有天德。惟飛龍則居之以天子之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聖人之无如何者也。

乾元

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見天則依然見羣龍之元首矣。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元之妙。反覆不盡。從六爻以發揮之。則可以治天下。是爻爻皆乾元也。天地生生之氣。由微而著。

有漸次。无斷續。始則必利貞者。性情也。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

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始亨。性情總團結于乾元之中。下文故因其大而贊之。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元之大。乾之大也。剛以體言。氣至即行。健兼用言。通復无息。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純

者。不雜于陰柔。粹者。不雜于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語乾元而至于精。聖人且何以體之哉。然微言之則精。而詳言之則情。有六爻焉。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在在發揮。分之即

四德之流行。合之即一元之包括。不直通而旁通。盡人合天之極致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情之所向。即爲時。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美利利天下而不言

聖人所以與乾元並大。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也。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惟成德者能爲用。亦惟成德者能爲弗用。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二何以爲君德之大人。有精一之功以成之也。庸德盡于言行。而聚者惟學。庸德界于邪誠。而辨者惟問。學問不得洩于善世之伐。所以居者必寬。學問可實見于德博之化。所以行者必仁。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九

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危懼之地。以危懼處之。故雖危而不至于咎。九四重剛而不

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三四在上。乾下乾之閒。故皆曰重剛中不在人。進脩已畢也。夫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

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全體乾道。渾然无私。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天地間未有之事。皆天地間本有之理。大人

即天。是以

先天後天。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其爲聖人乎。

進必退。存必亡。非聖人亦有能知者。但貪得念勝。卽世故愈練。而利害轉多。不失其正。乃所以成其知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此乾之所以必利貞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

第四節

之意。

三三三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三畫皆耦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

陰之純而順之正也。人得坤道以處事。力不妄發。職所應爲者。自爾通達无礙。然柔順之道。務必徹始徹終。乃利。何言乎利牝馬之貞也。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君子如有所往。因人成功。行所无事。又得同類者以爲之濟。能安此牝馬之貞。則元亨可成而吉也。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天下无二元。元氣一動卽乾。稍緩卽坤。大者无所不統。至者无所不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

天施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坤何以厚。其資生時承天以附于物者。无滅乾元之初故也。其靜也翕。則含无所不包。弘无所不有。其動也闢。則光无

所不著。大无所不被。品物咸。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元亨。固皆柔順利貞。又何以取義于牝馬。牝馬亨而皆在厚德吐納之中也。

天生物。直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後已。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君子果何以行之哉。居先

則迷而失坤之道。居後則順而得坤之常。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凡此皆柔順利貞之則。君子所宜詳審者。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安貞何以得吉。有才而能斂藏。不露。德深器厚。直與地之厚德載物。同其順承。故人君法天。當

法其元。人臣法地。當法其貞。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高下相因。无所不載。君子法之。漢仁厚澤。容保萬民。初六。履霜。堅冰至。霜。陰氣所結。盛則水

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聖人扶陽抑陰。于此直下戒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初止履霜。何即繼之曰堅冰。天下事制之在始。始凝則安有不

浸盛者。馴之一字。不能制而順習之。是至堅冰。非堅冰至矣。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皆直。事事皆方。何其大也。卽此是无不利。率性自然。豈待學習而後利哉。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方本乎直。而根原全在六二。六二既得坤道之純。其動則安有不直

以方者。光者。思爲不擾。性體獨呈之謂。聖賢何嘗廢學。而緝熙敬止。原非矜持。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陰三陽。内含章美。有善則歸之于王之事。不敢當功業之成。惟守職以終其事而已。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夫子慮人不達含章之義。託名韜晦而生規避之心。

也。不貞固以守之不可。然居下之上。或時出而從。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託名韜晦而生規避之心。

王之事。不敢當功業之成。惟守職以終其事而已。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託名韜晦而生規避之心。

故特以時發表之。義所當爲。時發而不有其功。乃爲含章。事爲王事。君主臣從。惟知識光大者。始能無成有終。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重陰其性。過斂不中。其時又塞。謹密不敢輕爲。如括囊口而不

出者。无妄動之咎。又何名譽之有。名者人所競。亦人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无譽。正所以能括囊也。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咎輕而害重。慎則可以免害。括囊豈得已哉。六五。黃裳元吉。此爻當是

繼體守成之君。以陰麗陽。而居中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黃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大善之吉也。天玄地黃。黃本坤德。上衣下裳。裳原坤體。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也。上六。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陰亦何利之有哉。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陰道窮極。安得不戰。早爲之防。何至如此。用六。利永貞。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爲陽

則能永貞矣。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初陰後陽。則與健而不息。者更无分別。故曰大終。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乾道主始。故言元而无所不包。

坤道主終。故言貞而无所不貫。首節釋牝馬之貞。次節釋利。三節釋亨。末總歸之。乃順承天。坤无專成。可謂至柔。而氣至即發。誰得禁禦。其生物也。作爲俱泯。而因物賦物。形體確然。後得主而有常。曰剛曰方。有常不變。含而惟後得主。利則然。

萬物而化光。品物咸亨。光不可掩。亦惟含萬物乃能有此。不翕聚則不發散也。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可見坤之爲道。一順盡之。不敢先乾而倡始。亦不

人事可知矣。此以上申象傳之意。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聖人所最畏者。漸而根原本于所積。然待臣子萌不肖之心。始辨其辨已遲。早辨直從自身作主。慎審其所積。順即